

永别了,武器

〔美〕海明威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永别了，武器

〔美〕海明威著

林疑今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rnest Hemingway
A FAREWELL TO ARMS

根据 Grosset and Dunlap, Publishers, 1929

参考英国 Jonathan Cape, 1954 年版本译出

永别了，武器

(美) 海明威 著

林疑今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32,000

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2,000 册

书号：10188·127 定价：0.76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厄纳斯特·海明威主要作品之一。作品写一个典型的美国青年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志愿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经历和他的性格变化。亨利是个单纯的美国青年，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自私和虚伪，不满意于机器文明的单调呆板，而追逐原始的兴趣，打猎钓鱼，醇酒美人等等。他在意大利前线爱上了一位英国籍的护士，逐渐发现真正的爱情和人生的意义。个人主义的反抗和惨痛的失败也教育了亨利，使他从凡事无所谓的超政治观点，逐渐走到永远告别帝国主义的战争。

小说同时反映了意大利社会各阶层对于战争的态度，这里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，有军国主义者，有天主教神甫，有各种类型的医生，也有意大利人民善良朴素的形象。

主要人物表

雷那蒂(简称雷宁)——意大利中尉級軍医。

亨利·腓特力——美国青年，志願参加意大利軍队的医
疗队。

巴克萊·卡薩玲——英国籍护士。

弗格遜·海倫(简称弗基)——苏格兰籍护士。

曼納拉

巴西尼

高定尼·弗蘭哥

賈发齐

} 意大利医疗队司机。

华克太太——米蘭美国医院的护士。

范坎本——米蘭美国医院的监督。

蓋琪——米蘭美国医院的护士。

西蒙斯·拉夫(简称老西)——美国青年，在意大利学习
歌唱。

摩里蒂·爱多亞——意大利軍官。

金諾——意大利医疗队軍官。

波尼罗·阿陶

皮安尼·路易

爱謨·巴托罗繆

} 意大利医疗队司机。

葛雷非伯爵——意大利老外交家。

葛丁仁——瑞士房东。

永 别 了, 武 器



卷一

第一章

那一年的晚夏，我們住在村庄上一幢房子里，望得見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。河床里有圓石子和漂石，在阳光下又干又白，清藍明淨的河水，在河道里流得好快。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，揚起尘沙，洒在树叶子上。树干也积滿了尘埃；那年树叶早落，我們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，尘沙往上飞揚，树叶儿給微风吹得往下掉墜，士兵們开过之后，路上赤裸裸的只剩一片落叶。

平原上正有丰饒的收成；有許許多多的果園，而平原外的高山，則是一片赤裸裸的褐色。山峰間正在打仗，夜里我們看得見战炮的閃光。在黑暗中，这情况真象夏天的閃电，只是夜里阴凉，可沒有夏天风雨欲来前的那种煩热。

有时在黑暗中，我們听得見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，还有摩托牽引車拖着大炮經過的响声。夜里交通頻繁，路上有許多馱着彈藥箱子的驢子，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車，还有一种卡車，裝的东西用帆布盖好，开起来慢一点。白天也有用牽引車拖着走的大炮，長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住，牽引車本身也盖上了青翠多叶的树枝和葡萄藤。朝北我們望得見山谷后边有一座栗树林，林子后边，在河的这一边，另有一道高山。那座山峰也有爭夺战，不过不順利，而当秋天一到，秋雨連綿，栗树上的叶儿都掉了下来，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黝黝的树身。葡萄园

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；乡間样样东西都是湿的，都是褐色的，触目秋气沉沉。河上罩霧，山間盤云，卡車在路上濺泥漿，兵士們披肩淋湿，身上尽是爛泥；他們的來福槍也是湿的，每人前面的皮帶上挂有兩個皮做的灰色子彈匣，里面滿裝着一排排又長又窄的六點五公厘子彈，在披肩下高高突出，當他們在路上經過時，乍一看，好象是些懷孕六月的婦人。

路上時有灰色小汽車疾馳而過；駕駛員座位邊每每有一位軍官，車子的後座上還坐着幾位軍官。這些小汽車濺泥潑水，比軍用大卡車還要厲害。如果車子後座上有一個小伙子，坐在兩位將軍的中間，他小得連臉都看不見，只看得見他的帽頂和他那細窄的背影，而且車子又是開得特別快的話，那麼那小伙子可能就是國王。他人住在烏第涅①，幾乎天天這樣子來視察戰況，無奈戰況不佳。

冬季一開始，雨便下个不停，而霍亂也跟着雨來了。不過當局設法防止，所以到末了軍隊里只死了七千人。

第 二 章

第二年打了好幾場勝仗。山谷後邊那座高山和那個有栗樹森林的山坡，已經打了下來，而南邊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勝仗，於是我們八月渡河，駐扎在哥里察②一幢房子里。這房屋有噴水池，有個砌有圍牆的花園，園中栽種了許多茂盛多蔭的樹木，屋子旁邊還有一棵紫藤，一片紫色。現在戰爭在好幾道高山

① 烏第涅在意大利的東北部。

② 哥里察在意奧邊境上，大戰前原屬奧國，德文城名是革力次。

外进行，而不是近在一里外了。小鎮很好，我們的屋子也很好。小鎮后边是河，前边是些高山，高山还由奧軍占据着。这小鎮打下来时很漂亮，奧軍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小鎮来住，所以現在从山頂上开起炮来，除了小規模的軍事行动以外，并不乱轟，这情况叫我心里很愉快。鎮上照常有人居住，有医院和咖啡店，有炮队駐扎在小街上，有兩家妓院，一家招待士兵，一家招待軍官，加上夏季已完，夜凉如水，战争又在鎮外的叢山間进行。这儿有一座彈痕累累的鐵路桥，有河边炸毀的地道——从前这儿爭战过——有繞着广场周圍的树木，而通向广场的路上，又有一長排一長排的树木；此外，鎮上又有姑娘，而国王乘車經過时，有时已經看得到他的臉，他那長脖子的小身体，和他那一簇好象山羊髯一般的灰須；这一切，再加上鎮上有些房屋，因給炮彈炸去一道牆壁，內部突然暴露，倒塌下来的泥灰碎石，堆积在花园里，有时还倒塌在街上，还有卡索^①前綫，一切順利，凡此种种，使得今年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，大不相同。况且战局也好轉了。

小鎮外高山上的橡树林，現在沒有了。我們初到小鎮时，正在夏日，树林青翠，但是現在已只剩有断椿殘干，地上則給炮彈炸得四分五裂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，我正在原来有树林的地点徘徊，看見一块云朝山頂飞来。云块飞得好快，太阳轉成晦暗的黃色，样样东西都变成灰的，天空已被烏云遮蔽住，接着云块落在山上，突然間落到我們身上，到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是雪。雪在风中橫飞斜落，掩盖了赤裸的大地，只有树木的殘干突了出来。大炮上也盖上了雪，而战壕后边通向便所去的雪地上，已有人走出了几条雪徑。

① 卡索高原在意国东北，1917年发生重要战役。哥里察就在卡索高原上。

后来我回到小鎮。我跟一个朋友坐在軍官妓院里，兩只酒杯，一瓶阿斯蒂^①，望着窗外下得又迟緩又沉重的大雪，我們知道今年战事是結束了。河上边那些高山，并没有攻打下来；河那边的峻嶺，一座也没有打下来。那都是明年的事了。我的朋友看見我們同飯堂的那个教士^②小心地踏着半溶的雪，打街上走过，于是便敲敲窗子，引起教士的注意。教士抬起头来。他看見是我們，笑了一笑。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。他搖搖頭，走了。那天夜晚，在飯堂里吃到通心面这一道菜，人人吃得又快又認真，用叉子高高卷起面条，等到零星的面条都断清了才往下边嘴巴送，不然便是不住地叉起面条用嘴巴吮，吃面的时候，我們还从用稻草盖好的加侖酒筒里打了酒；酒筒就挂在一个鉄架子上，你用食指一扳下酒筒的脖子，又清又紅的皮色美酒便流进你用同一只手所拿的杯子里。大家吃完通心面后，上尉便找教士开起玩笑来了。

教士年紀輕，臉嫩容易紅，穿的制服跟我們大家一样，只是他那灰制服胸前左面袋子上，多了一个深紅色絲絨做的十字架。上尉据說是照顧我，叫我完全听得懂，免得有什么遺漏，所以故意說着洋涇浜的意大利語。

“教士今天玩姑娘，”上尉說，眼睛看着教士和我。教士笑一笑，臉孔泛紅，搖搖頭。这上尉时常逗他。

“你否認？我今天亲眼看見的。”上尉說。

“沒有这回事，”教士說。別的軍官都覺得逗得很有趣。

“教士不玩姑娘，”上尉說下去道，“教士从来沒跟姑娘来过，”他这样解釋給我听。他給我倒了一杯酒，說話时眼睛一直

① 阿斯蒂原是意大利西北部古城名，这里指那地方出产的酒。

② 原文是祭司，現在泛指一般天主教神甫。

看着我的面孔，不过眼角总在瞄着教士。

“教士每天晚上五个姑娘。”飯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。“你懂嗎？教士每天晚上五对一。”他做个手势，縱声大笑。教士不做声，当它是笑話。

“教皇希望奧軍打胜仗，”少校說。“他爱的就是法蘭茲·約瑟①。教皇的錢就是敌人捐獻的。我是个无神論者。”

“你看过黑猪獾那部書嗎？”中尉問我。“我給你找一本來。那書动搖了我的信仰。”

“那是一部卑鄙齷齪的書，”教士說。“你不会当真喜欢它的。”

“是部很有价值的書，”中尉說。“它把教士所有的黑幕都拆穿了。你一定喜欢它，”他对我說。我向教士笑笑，而教士在燭光下也对我笑笑。“你可別看它。”他說。

“我給你找一部來，”中尉說。

“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論者，”少校說。“不过我也不相信甚么共济会②。”

“我可相信共济会，”中尉說。“那是一种高尚的組織。”有人进来了，門打开时，我看得見外面在下雪。

“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，”我說。

“当然沒有啦，”少校說。“你应当休假玩一玩。你应当到羅馬，那不勒斯，西西里——”

“他应当到阿馬斐去，”中尉說。“我給你写介紹卡，去找我家

① 法蘭茲·約瑟是当时奧国的皇帝。教皇指天主教教皇，当时奧国貴族多信奉天主教。

② 共济会是一种秘密团体，可能是中世紀石匠間一种互相救济的組織。意大利的燒炭党就是由共济会中产生出来的。

里的人。他們一定会把你当亲儿子招待你。”

“他應該到巴勒摩去。”

“他得到卡普里去。”

“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息，望望我在卡勃拉柯达的家屬，”
教士說。

“听啊，他連阿布鲁息都提出来。那儿的雪比这儿还要大。他又不是想看农民。讓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去吧。”

“他应当玩玩好姐儿。我給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。美丽年輕的姐儿——由母亲陪着。哈！哈！哈！”上尉攤开全部手指，好象是灯光下在牆上演手影戏似的。現在牆上有了他的手影。他又是用洋涇浜的意大利語講道：“你去的时候象这个，”他指着拇指，“回来时象这个，”他指着小指。人人大笑。

“看啊，”上尉說。他又攤开手。燭光又把他的手影反映在牆上。他开始从拇指数起，按着指头，逐一喊出它們的名字，“‘索多—田蘭’（拇指），‘田蘭’（食指），‘甲必丹諾’（中指），‘馬佐’（无名指），‘田蘭—科涅罗’（小指）。① 你去的时候索多—田蘭！回来时田蘭—科涅罗！”大家大笑。上尉的指戏很成功。他看着教士嚷道，“每天晚上教士五对一！”大家又是一場大笑。

“你應該立刻就休假，”少校說。

“我倒希望可以陪你一道去，做个向导，”中尉說。

“回来时帶个留声机来吧。”

“还要帶好的歌剧唱片。”

“帶卡洛左②的唱片。”

① 这里是意大利語的双关語，“索多—田蘭”是少尉，“田蘭”是中尉，“甲必丹諾”是上尉，“馬佐”就是少校，“田蘭—科涅罗”是中校。

② 卡洛左（1873—1921），意籍男高音名唱家。

“不要他的。他乱嚷。”

“你可不希望就象他那么乱嚷嚷?”

“他乱嚷。我还是说他乱嚷!”

“我希望你到阿布鲁息去,” 教士說。旁的人还在大声爭吵。
“那儿打獵最好。那儿的人你一定喜欢, 气候虽然寒冷, 倒是清爽干燥。你可以上我家里去住。家父是个著名的獵戶。”

“走吧,” 上尉說。“我們趁早逛窑子去, 否則又要碰上人家关門了。”

“晚安,” 我对教士說。

“晚安,” 他說。

第 三 章

我回到前綫的时候, 我那部队还駐在那小鎮上。附近乡下, 炮比从前多了好些, 而春天也到了。田野青翠, 葡萄藤上長了小青芽, 路边的树木吐了叶子, 海那边有微风吹来^①。我看見那个小鎮和小鎮上边的小山和古堡, 众山环繞, 仿佛是个杯子, 背后便是些褐色高峰, 山坡上稍有青翠。小鎮里炮更多, 还有一些新的医院, 街上可以碰到英国軍人, 有时还有英国妇女, 此外炮火所毀坏的房屋也多了一些。天气暖和如春, 我在树蔭小巷里走, 全身給牆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晒得暖洋洋; 原来我們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; 这房子看起来跟我离开时沒有多少分別。大門开着, 有个士兵坐在外边長凳上晒太阳, 边門上停有一部救护车, 而我

^① 这里的海指亞得里亞海, 在意大利的东面, 也算是地中海的一部分。

一踏进門，便聞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。景物如旧，只是春天到了。我向大房間的門里張望一下，看到少校坐在写字枱上，窗子打开着，阳光晒了进来。他没看见我，而我则不曉得现在就进去报到好呢，还是先上楼洗刷一下。我决定还是先上楼去。

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的房間，窗子朝着院子。现在窗子打开，我床上鋪好毯子，我的东西挂在牆壁上，我的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長方形的錫罐子里，鋼盔仍旧挂在那釘子上。床脚放着我那个扁皮箱，而我的冬靴，鞋油擦得亮光光的，擱在皮箱上。我那个奧軍狙击兵的来福枪，則挂在兩張床的中間，枪銃是藍色的八角形，枪管是可爱的黑胡桃木做的，可以靠在頰骨上射击。配着那根来福枪的望远鏡，我記得是鎖在皮箱里。中尉雷那蒂本来睡在他的床上。他听见我的声响便醒了，坐起身来。

“吉欧①，”他說。“玩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我們握握手，他抱住我的脖子吻我。

“噢，”我說。

“你身上髒，”他說。“你該洗一洗。你到过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事？立刻都告訴我。”

“我什么地方都去过。米蘭，佛羅蘭斯，羅馬，那不勒斯，維拉·圣·佐凡尼，墨西拿，塔奧米那——”

“你講起来好象是个火車時間表。有没有什么艳遇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米蘭，佛羅蘭斯，羅馬，那不勒斯——”

① “吉欧”是意大利語，有好几种意思，或是表示惊奇的“哎呀”，或是表示讓步及容許的“是吧”，或是“再会”的意思。这里可能是第一义。

“够了。只要实实在在把最得意的告訴我。”

“在米蘭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首先到那地方。你在那儿碰見她？在科伐①？你們上哪儿去玩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立刻都告訴我，你們是睡整夜的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也沒有什麼，这儿我們現在有美丽的姐儿。新鮮姐儿，从来沒上过前綫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“你不相信嗎？我們今天下午就看看去。鎮上还有美丽的英国姑娘。現在我爱上了巴克萊小姐。我帶你去望望她。說不定我要和巴克萊小姐結婚哩。”

“我得洗刷一下去报到。难道現在沒有人工作的嗎？”

“自从你走以后，没有什么大病重伤，只是些冻伤，冻瘡，黃疸，白濁，自己弄上去的毛病，肺炎，硬性和軟性下疳。每星期总有人給石块砸伤。真正受伤当然也是有几个。战争下星期又要开始了。或許已經开始了。人家是这么說的。照你看，我跟巴克萊小姐結婚行不行——婚期自然得在停战以后。”

“絕對行，”我說，在盆子里倒滿了水。

“今天晚上你得把一切告訴我，”雷那蒂說。“現在我得多睡一会儿，养好精神，漂漂亮亮的，去見巴克萊小姐。”

我脫下制服和襯衫，用盆子里的冷水洗身。我一边用毛巾摩擦身子，一边对房間环視了一下，望望窗外，望望眼睛閉着睡的雷那蒂。他人長得很好看，年齡跟我不上下，是阿馬斐②人。他

① 米蘭歌劇場附近著名的咖啡館。意大利文“科伐”有“休息地”的意思。

② 阿馬斐是在意大利的西南部，有著名的大教堂。